

十六國春秋

一
函
十二冊
函

前燕錄十

春秋卷第三十二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李產

續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毅有志格永嘉之亂豫州刺史同郡祖逖素好從橫擁部眾于南土力能自固產往依之會逖卒其弟約領逖之眾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產見約志趨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于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于石氏爲本郡太守及雋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受安

危今若捨此卽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城潰始詣軍門請降
僞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于時而
反委質乎烈士處身固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
臣所抗犬馬爲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感致力無術僂俛
歸死實非誠歎僞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乃擢用
之厯位尙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得
失同輩咸敬憚之僞亦重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
轉太子太傅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于此始者之願亦已
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于來今也固辭而歸死于家
產子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
時石虎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僉軍供有闕虎大怒太

守惶怖避匿績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
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爲國亦
自求寧即使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
年災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
虎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太守獲免幽州刺史王午辟
爲主簿及儁之南征績隨午奔魯口鄧恆謂午曰績鄉里在
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于喪亂
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也乃以猜嫌害
之竊恐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爲盜耳了無意識眾情
一散不可復集坐自屠潰也恆乃止午猶恐諸將不與己同
心或致非意乃資遣之績始辭午往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

天命棄朕邀名今日乃始來邪積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拜太子中庶子尋遷司徒長史與儁談論東宮詞甚切直曄時侍側甚不平之及卽位太宰恪欲以積爲尙書右僕射曄追憾積往言不許恪屢請之曄乃謂恪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曄請獨裁遂出爲章武太守以憂死

黃泓

黃泓字始長廬江人也

晉書作魏郡斥邱人

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

受業精妙逾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甚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于薊

一作幽州

說瞻曰王浚昏虐終

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
讖言真人出東北倘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
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爲參軍軍國之務動輒咨
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參軍國之仲翔也及皝
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見親重石虎率眾來攻皝將走遼
東泓曰賊有敗氣可無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
馬爲追擊之備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
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走無疑及期果
退皝益奇之儁卽王位遷從事中郎冉閔之亂儁欲謀取中
原訪之于泓泓勸儁行儁從之及僭僞號署爲進謀將軍太
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

進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
寵諂事上庸王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史靈臺諸署
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己易心暉敗以老歸家歎
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矣一作吳人恨吾年過不及見耳年九十七
卒後三年吳王垂果以興焉

賈堅

賈堅字世固渤海人也少尚氣節彎弓三石餘仕趙殿中督
趙亡乃棄冉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以自固上庸王評徇
渤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評與戰擒之雋愛其才赦而勿殺
時年六十餘太原王恪聞其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
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

矣正可中之恪大笑乃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
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
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咸服其妙僞署爲樂陵太守治涪城
尋遷太山太守屯山荏晉將荀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
餘人羨兵十倍于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眾少不敵不如固
守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殺羨兵
十餘人復還入城羨兵圍之堅歎曰吾自結髮立功名而每
值窮阨豈非天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諸將
曰今危困至此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
府君不出眾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
遣今當爲卿曹決鬪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復顧我也

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
羨兵眾多從塹下斫橋橋斷人馬俱陷生擒之遂失山荏羨
謂堅曰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
非吾叛也民旣無主強則附之一作強則托命旣已事人安可改節
吾束修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忽忽相謂降乎羨復
責之堅罵曰豈子兒女御乃公羨怒執置甬中數日不食憤
憾而卒子活復爲任城太守

慕輿根

慕輿根楹廬城大人也善騎射嘗從甄行獵有一野羊立于
懸崖之上甄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乃自募射一發而中
甄甚奇之署帳下折衝將軍屢進奇畧儁嗣位轉廣威將軍

敗鄧恆于魯口斬蘇林于中山所在立功歷殿中領軍將軍
儁卒受遺輔曄進位太師副贊朝政根性木強自恃先朝勲
舊舉動倨傲心不服恪潛欲爲亂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沖
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
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可廢主
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
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昔曹賊吳
札竝于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
虞宰輔受遺奈何更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邪根大愧懼辭
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殺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
伺隙山陵未建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

書監皇甫真言于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狠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爲社稷深謀早爲之所恪亦不聽根遂與武衛將軍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立入白太后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太后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戚穆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于太后及暉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東還暉亦不納于是反形漸露恪聞之遂與太傅評密奏根罪狀根乃伏誅并其妻子皆梟首東市

李洪

李洪平陽人也初帥流民入定陵未幾眾至數千壁于舞陽受王浚假署爲雍州刺史後歸旣仕爲大理厯內史右司馬石虎攻棘城洪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以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于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于虎從虎南歸死于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從僞攻鄧恆于魯口出屯高冢慕輿根擊恆部將鹿勃早洪徐整騎隊助之俘斬甚眾曄立轉龍驤將軍略地河南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而還進位司空王猛克鄴隨曄入長安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卒

悅綰

悅綰榼盧城大人也初仕軌爲司馬石虎入寇遣征北張舉襲凡城軌以綰爲禦難將軍授兵一千以守之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綰曰受命禦寇生死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妄言惑眾者斬眾然後定綰身先士卒親冒矢石舉等竭力攻之經旬不克乃退虎死鄴中擾亂冉閔殄滅石氏石祗遣使求援僞遣綰將兵三萬會之鄴平引還遷前將軍追擊呂護于魯口有功進尙書右僕射尋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戍并州曄嗣位轉尙書左僕射綰見王公貴戚多爲蔭戶言于曄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併之心而太傅政尙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寬臨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其貫風教頽弊威綱不立

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人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粟帛以
自贍給既不可聞于鄰國且非所以爲治宜一切罷斷諸陰
戶盡還郡縣肅明法紀以清四海睭納之使綰專治其事糾
擿姦伏無敢隱匿出戶二十餘萬朝野怨怒太傅評大不平
之綰先有疾乃自力釐校戶籍疾遂益亟而卒後持堅滅燕
聞綰之忠恨不得見乃拜其子爲郎中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

一作
邯字

人也其兄岌晉東夷校尉崔

愆請爲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岌招之岌與真卽時俱至
竝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真更以弱冠高才擢拜遼東國侍
郎毓嗣立遷平州別駕時內艱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寬減

賦稅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功拜奉車都尉守
遼東營邱二郡皆有善政及僞卽位入爲典書令從輔國將
軍恪等討擒冉閔卽南圖拔鄴石氏舊都城內珍玩寶貨充
溢真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歛圖籍而已僞臨終真與恪
等俱受顧命慕輿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請恪除根恪未
忍顯其事俄而謀洩伏誅恪乃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
呂譏之叛恪謀于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
恩詔降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主上揆其
奸心凶悖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劍閣況護蕞爾近畿
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真乃
上疏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十疋牛四十頭以供軍資拜

冠軍將軍別部都護

一作都督

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

匈奴中郎將徵拜侍中光祿大夫遷司空領中書監累遷太

尉侍中苻堅密謀并燕欲覘其可否命西戎主簿郭辦潛結

匈奴左賢王曹轂遣使詣鄴朝貢辦因爲之副真兄腆及從

子奮覆皆仕于秦辦旣至鄴厯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

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竝相知有素

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吾君似姦人得無因緣

假託乎白晳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辦還爲堅言燕朝政無

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豈

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

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

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
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曰卿昨爲賊朝
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
甫眞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奉朝請數歲而卒

梁琛

梁琛廣平人也初爲呂護參軍護敗遂仕慕容氏爲中書著
作郎轉給事黃門侍郎暉時琛以大鴻臚奉使于秦侍葦苟
純副之琛至長安苻堅方畋于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
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
之使臣不敢聞命秦尙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
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

居何常之有又春秋亦有遇見之禮何爲不可乎琛曰晉室
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窺我王畧
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王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
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爲隣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強
寇旣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
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日乘
輿止日行在今海縣分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爲言
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畧豈平居容與之
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勢屈于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

一云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可云然今靈命旣分天光派
別勢勻義等理絕茲談况唇亡齒寒豈輔車之義乎故桓溫
寇境而貴朝同恤敵邑愧賴以爲君憂秦人使燕未嘗節乾
不食爵盈不飲而敬恭待命享禮有加今虜寇已獲繼尋舊

好會遇之禮豈其時乎遐賓小使誠勢屈于主然勞不以禮不敢聞命堅嘉琛有奉命之才乃

爲之改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

私宴問東方名臣爲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一作親

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畧冠世秀邁絕倫內贊百

揆外禦四國此二句一作折衝禦侮其餘諸臣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

皆稱職野無遺賢雖周文多士漢武得人未有過也琛從兄

奕先在秦爲尙書郎會罷堅使典客館于奕舍琛語有司曰

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及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

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往賢盛事余竊慕之今使之卽安私

室所不敢也竟不館奕堅乃敕奕數來就邸舍與琛臥起間

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國鼎據兄弟並蒙榮寵琛之在燕亦

猶兄之在秦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復非臣子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爲堅聞而嘉之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登貴以塞盈心在國不臣其父之臣况隣國之臣乎且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秦人不能對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留秦月餘厚禮遣歸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甚恨之及歸純言于曄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爲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曄乃疑琛知其情會評爲秦所敗遂收琛繫獄待堅入

鄴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才何爲不能謀畫自取亡國琛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爲身禍可謂智乎琛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尙不忍爲况非所及乎堅稱善久之王猛表爲主簿領記室督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居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

寢處土牀夏每并食于一器久之蛆臭然後乃食彈琴吟咏
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暉以安車徵之至鄴見暉不
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少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淡虛靜隱于平郭南
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谷欣然自得
年餘九十操尙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暉徵至鄴見暉不拜王
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
狂暉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耆年路遠乃遣
使者致問未至而永卒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王歡

王歡

一作觀
又作勸

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事產

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人聞者莫不嗤笑歡守志彌篤遂爲通儒曄襲僞位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尋遷祭酒曄爲苻堅所滅歡遂歸隱堅復徵爲祭酒後以太子少傅卒

悉羅騰

悉羅騰字叔龍范陽涿鹿人也工圍碁究盡其妙獨步當時莫與爲儔俄而北平樂抄少儔出與齊名騰仕曄爲尙書郎桓溫來伐爲吳王垂參軍從事與溫戰生擒叛人段思擊斬李述勇冠三軍及曄爲秦所滅隨徙長安拜三署郎秦末年

與暉潛謀殺堅堅召騰拷問具服遂見殺

安屈

安屈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
歷魏至晉避地遼東因以家焉屈仕暉爲殿中郎將

劉洛

劉洛中山浦陰縣人也縣差充征弟興私代復背軍逃歸縣
以本名捕斬興詣郡自列稱逃是興身請代洛死洛又固陳
已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有司具以聞暉曰
洛應征輒留興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嘉
宜特原之

春秋卷第三十二終

史記

春秋卷第三十二終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居武都爲西戎會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狀如竹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父懷歸爲部落小帥母姜氏因寢產洪驚覺而寤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卒代爲部帥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訪安危變通之術戎晉襁負奔之宗人蒲光蒲突遂其推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氏

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光等逼洪歸曜曜以洪爲宜西將軍
率義侯及曜敗于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進爲氏主石虎
將兵攻上邽洪詣虎降虎大悅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委以
西方之事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建平四年石生起兵關
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雍州刺史虎旣滅生洪
率戶三萬下隴東如馮翊說虎徙關中豪傑及羌戎以實東
方曰諸氏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拜洪護
氏校尉徙秦雍及氏羌十餘萬戶于關東遷龍驤將軍流民
都督處于枋頭從征段遼有功遷光烈將軍進爵爲侯尋拜
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郡公其部
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冉閔言于虎

曰蒲洪雄果得將士死力其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強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佛圖澄亦言于虎曰觀蒲氏有王氣請急除之虎陰欲殺洪洪稱疾不朝梁犢之亂虎遣洪以車騎將軍從燕王石斌討之遂平梁犢進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改封本國略陽郡公會虎卒石遵卽位閔又言于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並如前洪怨之乃歸枋頭遣使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洪爲主眾至十餘萬洪子健在

鄴斬關出奔枋頭鑿懼洪之逼也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否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耶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永和六年朝廷規復中原以洪爲氏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時姚弋仲亦有圖據關中之志恐洪先之遣子襄帥眾五萬伐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于是安定梁楞等並率關西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將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必成大業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孫堅之生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
將軍安定梁楞爲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爲後將軍領
右長史京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爲右將軍領右
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爲從事中郎氏酋毛
貴爲單于輔相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
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
下有易于漢祖初石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率眾歸
鄴洪使子龍驤將軍雄逆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秋因說洪
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
業已固然後東征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鳩
洪欲并其眾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臨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

關者以爲中原可指時而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
兄弟所能辦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
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更可鼓行而西言終而卒年六十
六健僭僞位追諡曰惠武皇帝廟號太祖

前秦錄二

春秋卷第三十四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感犬羆而孕生之夜
洪又夢族曹氏指健謂之曰是兒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于
是名羆字世建後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及長雄果
便弓馬好施予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歷位翼軍校
尉鎮軍將軍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
害健也永和六年洪死健嗣位代統其眾乃去大都督大將
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叔父安告喪于京師且請朝命
秋八月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

馮翊張琚爲司馬戎夏雄雋多歸附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爵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爲綏集將軍戎懷密繕宮室于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爲左長史略陽梁安爲右長史段純爲左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爲軍諮祭酒悉眾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步騎五千人入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帥眾七千人自軹關入河東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眾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司馬張琚

弟光

一作先字

爲征虜將軍帥眾萬三千逆戰于潼關之北光兵

大敗走還長安健雖戰勝猶修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悉召關中之眾來拒健聞而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否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是時眾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西遷之象健遂率軍進次赤水據其城以抗洪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率所部來降健遣雄略地渭北氏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畤羌酋白犢屯黃白眾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來降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菁與張光戰于渭北之陰槃擒之三輔郡縣堡壁悉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

奔司竹十一月甲午入都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于大司馬桓温于是秦雍夷夏皆來歸附趙梁州刺史石宣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雄進兵擊斬之

皇始元年春正月健軍師將軍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官位輕重非汝曹所知也旣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僞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僭卽天皇位于南郊

紀事本末作天王大單于國號

大秦大赦境內改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于長安追尊

父洪爲武惠皇帝廟號太祖尊母姜氏爲皇太后立妻強氏

爲天皇后子萇爲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覲爲長樂
公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
南公庾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雄爲都督中外諸軍
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菁爲衛大將軍平昌
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伯周健之

舅也爲尙書令梁楞爲左僕射王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

師强平平王后之弟也爲太傅段純爲太保略陽呂婆樓爲散騎常

侍趙并州刺史張平遣使來降健署爲大將軍冀州牧三月
健置司隸校尉官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寬重歛之
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
于民者悉除之夏四月杜洪張琚遣使招晉梁州刺史司馬

勲勲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健禦之于五丈原勲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勲通并其諸子皆殺之是年野蠶成繭野禾被原百姓採野繭而衣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

皇始二年春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健正尊號宜依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沖同趙之初號健從之僭卽皇帝位于太極殿大赦境內諸公皆進爵爲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司馬勲旣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且知勲憚琚兵強因說勲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也勲乃僞請琚于坐殺之琚弟光走池陽合眾攻勲勲頻戰不利杜洪遂自

立爲秦王改元建昌暑置百官夏四月以張遇爲征東大將
軍豫州牧五月健率步騎二萬攻杜洪于宜秋斬之還登石
安原而歎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六月甲申健還
長安晉鎮西將軍謝尙攻豫州牧張遇于許昌遇遣使請救
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率眾掠地關東并
帥步騎二萬援之丁亥與尙戰于潁水之誠橋尙等敗績奔
還淮南死者萬五千人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過半秋
七月雄徙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歸於關中或作長安以
右衛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鎮許昌八月健以雷弱兒爲大
司馬毛貴爲太尉張遇爲司空冬十月謝尙遣冠軍將軍王
俠攻許昌克之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十二月丞相雄攻

王擢于隴上敗之擢單馬奔涼州雄還屯隴東初有童謠曰
十斗二升沙誰爲王擢家至是而擢敗

皇始三年春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
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
過其悉以聞勿拘貴賤二月張重華遣將軍張弘宋修會王
擢帥步騎萬五千來伐雄與菁率眾拒之大敗涼兵于龍黎
斬首萬二千級獲弘修送長安王擢棄秦州奔姑臧健以領
軍將軍願爲秦州刺史鎮上邽三月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
子聚眾于平陽僞稱晉王夏四月左衛將軍飛討擒之五月
王擢復帥眾二萬攻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願戰敗奔長安
六月左衛將軍飛攻氐王楊初于仇池爲初所敗丞相雄平

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于隴東初張遇自許昌來奔健納遇繼母韓氏爲昭儀數于衆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慙恨因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雍州歸晉秋七月遇與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于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灊城衆數萬人各遣使詣晉大司馬征西將軍桓溫中軍將軍殷浩請救八月以左僕射魚遵爲司空九月丞相雄帥衆二萬還長安遣平昌王菁略地上洛置荊州于豐陽縣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爲荊州刺史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于是國用充足異賄盈積矣冬十

月丞相雄與清河王法及左衛將軍飛分討孔特等健兄子
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來奔十一月雄克池陽斬孔特十二
月清河王法與左衛將軍飛克鄠斬劉珍夏侯顯

皇始四年春正月辛酉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灞城依呼
延壽二月乙酉晉大司馬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
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趨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

道趨長安三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

泥城破之

冊府元龜作溫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泥城破之

司馬勲掠秦西鄙涼秦

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

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眾五萬拒溫于嶢柳城愁思堆

長安志云

後因名

桓公堆夏四月己亥戰于藍田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

十數殺溫將應誕劉泓士卒死者甚眾溫督軍力戰葺衆大
敗丞相雄與溫別將桓沖戰于白鹿原爲沖所敗溫遂轉戰
而前壬寅進至灞上葺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
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爲遊軍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葺合
兵拒溫三輔郡縣爭持牛酒迎降于溫溫撫諭居民使安堵
復業男女夾路觀之者老有感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健別遣雄帥騎七千馳襲司馬勲于子午谷破之勲退屯女
媯堡五月王擢拔陳倉殺健扶風內史毛難丞相雄復與桓
沖戰于白鹿原沖師敗績死者萬餘人初溫恃秦麥熟以爲
軍資而健悉芟麥清野以待之軍糧不屬士卒乏食六月丁
丑溫徙關中三千餘戶而還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溫葺等又

追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萬計丞相雄擊司馬勳王
擢于陳倉勳奔漢中擢奔略陽遂攻喬秉于雍丙申雄卒太
子萇攻秉于雍八月斬之關中悉平以光祿大夫趙俱爲洛
州刺史鎮宜陽先是月掩填星在輿鬼占者曰秦有兵革之
象會溫來伐至是而退健賞拒溫之功以雷弱兒爲丞相毛
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淮南王生爲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
爲司空其年西虜乞沒渾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來賓館于
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于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
宮垂心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
以寬簡節儉崇禮耆老修尙儒學秦人大悅太子萇拒桓溫
爲流矢所中冬十月萇卒諡曰獻哀十一月王擢帥眾來降

健以擢爲尙書以上將軍啖鐵爲秦州刺史健叔父武都王
安自晉還爲姚襄所虜以爲洛州刺史十二月安自襄亡歸
健以安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是歲關中
大饑米一斗直布一疋勅于貴后空王勳尙書令榮慰立勅
皇始五年春二月蝗蟲大起自華澤西至隴山食百草無遺
牛馬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
懸素服避正殿新平有長人見長五丈語于百姓張靖曰苻
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其姓名弗答
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詔靖繫獄會大雨霖河
渭汎溢蒲阪津監寇登于河中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
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

靖所見定不差也赦之夏四月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叛降于燕立淮南王生爲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爲太尉尙書令王墮爲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爲尙書令六月丙子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健爲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眾見健惶懼皆舍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尙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尙書辛牢等囑以後事受遺輔政健謂太子生日六夷會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乙酉薨于太極前殿在位五年年四十九一作三十九葬原

陵諡曰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號高祖

春秋卷第三十四終

世宗末興味雖貴自景明皇始貴

前秦錄三

春秋卷第三十五

魏散騎常侍王崔鴻撰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封淮南王幼而麤暴昏醉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可遽爾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

射冠絕一時桓溫來伐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
初健之長子萇旣死母強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
眼之言故立爲太子皇始五年六月健卒僭卽皇帝位大赦
境內改元壽光羣臣奏曰先帝晏駕甫爾而卽改元非禮也
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秋七月尊母強氏爲皇
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爲右僕射
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爲尙書並以佞倖進
也八月生封所善衛大將軍黃眉爲廣平王前將軍飛爲新
興王徵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
晉王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阪魏王廋爲鎮東大將
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

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遊懷妻樊氏于道上書論懷
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
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坐
東井秦之分野于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
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
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
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殺皇后梁氏及太傅錄尚書毛貴
后之舅也車騎將軍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冬十一月以吏部
尚書辛牢守尚書令右僕射趙韶爲左僕射尚書董榮爲右
僕射中護軍趙誨爲司隸校尉十二月殺丞相雷弱兒及其
九子二十七孫于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闇遊飲自若

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
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
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脇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壽光二年春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言于生日日蝕之變宜
以貴臣應之生日唯有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
乃殺司空王墮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
譖於生以爲貳于晉殺之王戎宴羣臣于太極殿酣飲樂奏
生親歌以和之命尙書令辛牢爲酒監旣而怒曰何不強人
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百寮大懼莫不引滿昏醉汚
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乃大樂二月生聞張祚見殺立靚幼冲
命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涼以書喻之負

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涼州牧張瓘見之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山河阻絕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于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功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君何怪焉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通便是上違先公純誠之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其可乎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絕已久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見機而作也今大秦威德方盛

君公若欲自尊河右則眾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則深
乖先君雅旨曷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
垂祚無窮永延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
通好使車適返戎騎已至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
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崇信義
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光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
將擒之赦其難恕之罪寵以封爵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
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瓘曰必如君
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
辱命焉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強燕納欵八州
效順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

以吳必須兵服涼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未
達天命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
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葱嶺東阻大河伐人有餘
而況自守何畏于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崑函五郡
之眾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之成資據天阻之險固策
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兵強財富自謂
天下可平關中可守有囊括宇內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
西指冰消雲散人詠來蘇旬月之間不覺易主燕雖虎視關
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
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
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西濟未知貴州將何以抗之盍追先

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西藩瓘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汚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瓘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尙父者則太師錄尙書事廣甯公魚遵清素剛嚴骨鯁貞亮者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大夫程肱牛夷博聞多識探隕索幽者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

重權智無方者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雅才識明達令
行禁止者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
侍中尙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者則尙書右僕射董
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奇略攻必取戰必克關
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
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
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
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于巖谷濟
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數萬狼顧偏方
委忠獻欸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權曰
茲事當決之于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

在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係見機之義實在君公耳

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以玄靚之命遣使

稱藩生因其所稱官爵而授之燕王慕容儁遣將軍慕輿長

卿等帥眾七千人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强

晉書作張

哲于裴氏堡

晉將軍劉

晉書作王

度帥眾四千攻青州刺史王

晉書作袁

朗于盧氏

堡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飛未

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

七百餘級姚襄帥眾萬餘攻平陽太守產于匈奴堡晉王柳

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阪襄進攻堡克之殺產盡坑其眾遣

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東海王堅諫曰姚襄人傑

也今還隴西必爲深患不如誘以厚利伺隙擊之生乃止遣

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冊寇掠河南生怒命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更與秦通和三月生發三輔人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切諫生怒殺之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出心胃生舅左光祿大夫強平切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之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于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芥之嫌含山岳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

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侍讌禁中以平
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許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
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強氏以憂
憤卒諡曰明德六月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
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
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行
極罰復如朕何時虎狼大暴從潼關西至于長安晝則斷道
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自元年春至于二年夏凡殺
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廢耕桑相聚邑居爲害滋甚內外恟
懼秋七月羣臣奏請禳災生日野獸饑則食人飽自當止終
不能累年爲患也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羣生而年年降罰

正以百姓犯罪者多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
何爲怨天而尤人哉冬十月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
令爲非禮固執不從生怒殺之尙書僕射賈立石形貌美偉
生與妻樓上望見立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
也乃誅立石嘗讌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生夜
食棗多至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他
疾食棗多耳生怒曰嘻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乃殺之又使
太醫某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曰雖小小不具
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其目出然後斬之常從輿上溲
便輦者謂之天雨

壽光三年春二月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曰東井秦之分野太

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日太白入井必將渴耳何所
怪乎夏四月姚襄將圖關中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
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招動定陽
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眾二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衛
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道龍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
節將軍鄧羌率步騎萬五千禦之生將飛龍擊蘭擒之襄深
溝高壘固守不戰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于虛發襄頗爲
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已竭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然其爲人
強狠易以剛動若鼓譟揚旗壓其壘門彼必忿怒而出可一
戰擒也黃眉從之五月羌帥騎三千壓于襄壘襄果怒盡銳
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廻騎拒襄俄

而黃眉與堅大眾繼至襄兵大敗時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騮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擒而斬之盡俘其眾弟萇帥眾來降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生以王禮葬弋仲于孤磬亦以公禮葬襄廣平王黃眉等振旅還長安生不之賞數眾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事連王公親戚多有死者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有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堅所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于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求爲荊州出鎮上洛

生不許曰公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爲中
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輓雖無驥足動負百
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勳績生笑曰何
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
殺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耽湎于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
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罕有見者或日暮不
出百僚饑弊或至申酉乃出臨朝輒怒色厲惟行殺戮連月
昏醉弗堪省覽往往寢落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奸賞罰無
準因醉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以來汝等外間何所聞乎或
對曰陛下聖明宰世子育百姓賞必當功刑必當罪天下唯
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

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
有忤旨輒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或使宮人與男子裸交于
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鴨數
十爲羣縱之殿前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臨觀以爲嬉樂
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
情危駭道路以目羣臣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保
一日如度十年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隻少無不
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六
月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日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于太微連
于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
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坐

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侍婢以告堅及堅
兄清河王法法遂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
夫強汪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與侍中尙書呂婆樓
帥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
醉寢而未寐堅眾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左右曰
賊也生曰賊也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
拜者斬之堅眾引生置于別室廢爲越王尋而殺之時年二
十三在位三年諡曰厲王封生子馯爲越王以嗣之

前秦錄四

春秋卷第三十六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

或作名

健弟雄之第二子也趙建武中

洪從石虎徙鄴家于永貴里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于西門

豹祠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

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艸

音付草

臣又土王咸陽堅秘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臂垂過膝目有

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堅或作肩

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

措取予不失機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頭

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于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犯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爲貴相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恆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尙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速成況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健之西入關也次于曲沃夢天神遣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爲龍驤將軍翼日乃

爲壇于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若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于是嬰結豪傑以圖緯世之宜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皆有王佐之才傾身禮之以爲股肱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生嗣位讚翼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有德者昌無德者殃天之道也神器甚重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殿下順天人心以行湯武之事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尙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鏃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生旣殘虐無度特

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亟以爲言

詳具平老傳

堅遂與兄清河

王法謀殺生旣而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羣臣皆頓首固請堅從之

永興元年夏六月堅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卽位于太極殿誅生佞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遂以晉升平元年改元永興追諡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妃苟氏爲皇后世子宏爲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尙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爲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爲太尉從兄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尙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爲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叡爲鉅

鹿公漢陽李威爲衛將軍尙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強
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尙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
詹事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八月復以薛讚
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
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悉復本
官以禮改葬之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授大將軍冀州牧張平
謀叛據新平雁門河西太原上黨上郡諸地壁壘三百餘夷
夏十餘萬戶拜置征鎮欲與秦敵冬十月平帥眾掠境堅以
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蒲阪以禦之十一
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以法長且賢又得眾
心懼終爲變故遣殺之堅性友愛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

諡曰哀十二月堅行至尙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于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秦民大悅

永興二年春二月堅自將討張平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前鋒督護率騎五千據汾上平使養子張蚝禦之蚝多力趨捷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平悉眾出戰堅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鄧羌擒蚝以獻平眾大潰懼而請降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爲虎賁中郎將徙平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夏四月堅如雍祠五峙六月如河東祠后土秋八月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

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眾非不多也終于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于犬戎國分于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九月庚辰堅還長安以太尉永安公侯守尚書令賜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樂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早不爲災王猛曰親幸用事宗親勳舊莫不嫉之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于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

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
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已下見猛屏息

甘露元年春正月起明堂禪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
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二月親耕藉田皇后苟氏親蠶于
南郊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公侯率眾討之未克而
卒諡曰威夏四月驍騎將軍鄧羌秦州刺史啖鐵討平之五
月堅如河東南遊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
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
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于京索之間身被七十創通中
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困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
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

之喻豈黃中之言乎于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六月甘露
降乃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甘露秋七月堅自河東還
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御史中丞八月下書曰咸陽內史王猛
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人贊百揆絲綸王言可
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強德健后之弟
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
報已陳尸于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猛與中丞鄧羌同志疾惡
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百僚
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
之有法天子之爲尊也乃以猛爲吏部尙書尋遷太子詹事
冬十一月轉左僕射餘官如故十二月以猛爲輔國將軍司

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上疏
辭曰伏見散騎常侍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散騎西河任
羣忠貞淑慎處士京兆朱彤博識聽辨並宜左右彌綸暉贊
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曰機務俟才允屬明哲朝野所
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尋別銓叙于是以融爲侍中中書監
左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尙書侍郎領
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
堅輒罪之于是羣臣莫敢復言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
射梁平老爲使持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
之西丞相司馬賈雍爲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遣使巡察四
方及戎夷種落州部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

爲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于俗篤學至孝義烈
力田者皆令條具以聞

甘露二年春正月堅分司隸置雍州又分京兆爲咸陽郡置
渭南縣屬京兆郡二月以河南公雙爲都督雍河涼三州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封弟忠爲河
南公三月匈奴左賢王劉衛辰遣使來降請田內地春來秋
返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
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
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
事不在小擾邊動眾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乃
黜雍官以白衣領職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衛辰于是入居塞

內貢獻相尋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干各帥眾數萬
來降堅初欲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異類人面獸心
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
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于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
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甘露三年春正月劉衛辰掠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來獻堅

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附于魏時猶稱代秋九月乙亥鳳凰

集于東闕大赦境內百僚進位一級民因歌之曰鳳凰于飛

其羽翼翼翼我聖后饗齡萬億初堅將爲赦與左僕射猛右

僕射融密議于露臺悉屏左右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筆有

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

久之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
聞堅驚謂猛融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而洩于是勅內
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
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
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
也冬十二月廣修學官詔郡國學生通一經已上充之公卿
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命牧守宰各舉孝悌力田清修廉直學
爲通儒才堪幹事者皆旌表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非其人
者罰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
無才能者盡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羣臣率皆稱職田疇修
闢倉廩充盈盜賊屏息典章法物莫不悉備

甘露四年夏五月堅親臨太學考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
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實曰朕一月三臨太
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勅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
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實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爲茂
草諸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
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
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相
勸勵秋七月黃龍見于成紀梁山崩是年造刀一口用五千
工銘曰神術隸書

甘露五年白虎見于天水

甘露六年夏六月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

平公秋八月汝南公騰謀反伏誅騰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王猛言于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從屠各張罔聚眾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尙書鄧羌爲建節將軍帥眾七千討平之九月命公國各署三卿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爲置郎中令富商趙掇丁妃鄒甕等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諸公競引之爲國貳卿黃門侍郎安定程憲言于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爲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猥濫如是其令有司推檢引掇等爲國卿者皆降其爵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

師百里內工商阜隸婦女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于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留安樂五公皆降爵爲侯

建元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建元雍州秀才段鏗等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三月燕太宰慕容恪吳王慕容垂攻拔咸陽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堅親屯陝城以備之夏六月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劉衛辰舉兵叛轂帥眾二萬攻杏城已南郡縣屯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精銳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留守長安以前將軍楊安鎮軍將軍毛盛爲前鋒都督秋八月轂遣弟活拒戰于同川安大敗之斬首四千餘級轂懼請降徙其酋豪六千

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建節將軍鄧羌討備辰擒之于
木根山九月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諸夷冬十月征北將
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眾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十一月
堅還長安以李威爲太尉加侍中以曹轂爲雁門公劉備辰
爲夏陽公各使統其部落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
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
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建元二年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像生毛長安大風

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夏五月魏昭成帝諱什翼健時稱

代遣長史燕鳳詣秦通好或作入貢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

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帝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之鳳

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中人曰燕鳳不出者吾將屠
汝代人懼送鳳出之拜左長史參軍國事時堅遣牛恬聘魏
魏令鳳報之堅問曰代王何如人鳳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
一時之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
利器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
持三仗馳驅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
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之所以疲
敝而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
弦之士四十餘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眾可爾說馬
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
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

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秋七月堅遣輔國將軍
王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等帥眾二萬寇荊州攻南
鄉郡管荊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于新野掠安漢一作陽民
萬餘戶而還

建元三年春二月羌歛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帥部落四千
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輔國將軍王猛隴西太守
姜衡南安太守南安邵羌揚武將軍姚萇等帥眾萬七千討
歛岐于略陽三月張天錫帥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克大夏武
始二郡其征東將軍常據又敗儼兵于葵谷儼懼退守枹罕
遣兄子純謝罪于堅且請救歛岐部落先屬姚弋仲聞姚萇
至皆降王猛攻破略陽歛岐奔白馬堅以萇爲隴東太守夏

四月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帥騎二萬會王猛救
儼猛遣邵羌追歛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
枹罕與天錫將楊適戰于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
天錫遂引師西歸邵羌擒歛岐于白馬送之長安李儼將賀
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于人王猛孤軍
深八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
以得志儼曰求救于人以免難難旣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
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乃憑城固守不納秦師猛白
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將士
繼入遂執儼猛責儼以不卽出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乃斬
肫送儼歸長安堅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以立忠將軍

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九月初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晉公柳起兵蒲阪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趙公雙起兵上邽皆與之通謀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作亂庾反于陝城武反于安定鎮東主薄南安姚眺諫曰明公以周召之親受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況自爲難乎庾不聽堅聞之徵柳等還長安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向長安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從堅阻兵自守十一月魏昭成帝擊劉衛辰時河冰未成乃以

韋紆約漸俄然冰合猶未能固乃散葦于上冰草相結如浮橋焉眾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帥眾來奔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建元四年春正月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討上邽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陝城堅命蒲阪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然後并力取之二月魏公庾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三月楊成世爲趙公雙將苟興所敗毛嵩亦爲燕公武所敗奔還堅復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宣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儻等帥中外精銳三萬討之左衛將軍雅左禁將軍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夏四月雙武乘勝至于

榆眉以苟興爲前鋒鑿欲速戰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進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鑿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已五月留世子良守蒲阪帥眾二萬西趨長安長安去蒲阪百餘里鄧羌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眾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阪猛羌進攻之秋七月鑿等攻克上邽斬趙公雙燕公武宥其妻子以左衛將軍雅爲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爲雍州刺史九月王猛等攻拔蒲阪斬晉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阪遣鄧羌與王鑿等會攻陝城冬十一月羌等拔

陝城獲魏公庾送于長安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
但以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
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庾死原其七子以
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
苟太后曰庾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
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于仲羣不顧太后謀危
宗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爲征東大將軍并州
刺史鎮蒲阪鄧羌爲建武將軍洛州刺史鎮陝城擢姚眺爲
汝郡太守時仇池公楊世遣使稱臣遂以世爲南秦州刺史
是歲池陽民某惑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載母辭詣親家乃
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遂下母于

溪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得中衣來也
兒不欲自脫背坐厲聲令母自脫母曰我生養汝至于今日
汝信婦言枉殺我可不乞我此衣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
曰天神山神當見此否言未卒聲忽見所持刀反貫其項而
殺之投于山穴母乘車卻歸昏而反家婦爲其夫還逆問曰
得中衣來否母馳告隣人收其婦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
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怪乎于是輟而殺之

建元五年夏六月晉大司馬桓溫帥師伐燕慕容暉遣散騎
常侍李鳳求救于秦秋七月溫進次枋頭暉眾屢敗又遣散
騎侍郎樂嵩詣秦乞師請割虎牢以西之地堅引羣臣議于
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

焉且燕不稱藩于我我何爲救之猛密言于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舉兵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救燕出自洛陽趨潁川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于燕以王猛爲尙書令九月苟池等邀擊溫于譙大破之死者萬計溫師敗績乃引而還燕秦結好使相往來燕散騎常侍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來聘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之將亡陰欲自計頗洩其事琛至長安猛勸堅留琛堅不

許

詳具琛傳

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

臣尙忠敬三日子貴孝養四日民生在勤五日教無偏黨六日養民在惠七日延聘者賢八日懲惡顯善九日伐叛討逆十日易簡弘大堅納之以攸爲諫議大夫冬十一月燕車騎將軍慕容垂避害來奔堅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甚厚禮之賞賜鉅萬王猛言于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部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堅復遣黃門郎石越聘燕且索地于燕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之地賂秦晉兵旣退燕

人悔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

梁平老建之子也

武將軍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以慕容垂爲鄉導十二月猛等攻燕荊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筑于洛陽

建元六年春正月慕容垂世子令奔燕王猛遣慕容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鑒豈三千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來降猛陳師而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自新樂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于滎陽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爲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振旅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進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

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
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慙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
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遂寢司徒尙書之命三
月堅以吏部尙書權翼爲尙書右僕射夏四月復以王猛爲
司徒錄尙書事猛固辭乃止五月慕容令襲燕龍城不克而
死六月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虎牙將軍張蚝建武
將軍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討平燕冀乙卯堅親送猛于
灞上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
取鄴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
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
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今仗威靈奉

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臣雖不武克不淹時願不煩鑾軫
冒犯霜露但願速勅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王
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太傅上庸王慕容評帥中外
精卒四十一一作三十餘萬來拒猛克壺關執燕上黨太守南安王
慕容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懼九月楊安進圍晉
陽久之未下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
因爲地道遣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
辛巳猛安遂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東海王慕容莊太傅慕容
評畏猛不敢進兵屯于潞川冬十一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
毛當戍晉陽進次潞川與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
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固請得止猛

况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人思爲亂有可乘之會笑謂楊
安等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尙不足爲慮况數十萬
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遊擊將軍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
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曄懼遣侍中
蘭伊讓評催之速戰評大懼遣使求戰甲子猛陳于涓源而
誓眾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
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
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
燕兵之盛馳騎遣鄧羌往擊之詳具羌傳羌與徐成張蚝等跨馬
連矛馳赴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奉旗斬將殺傷甚眾戰
及日中評師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

十萬餘人評單騎奔鄴猛長驅而東丁卯進兵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頓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曰將軍役不逾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師星馳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未至鄴鄴旁剽掠公行及至遠近帖服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民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乃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堅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躬帥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泣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周亞夫不出軍迎漢文

將軍何以臨勦而棄軍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卻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且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耶戊寅堅攻鄴拔之慕容暉等出奔高陽遊擊將軍郭慶執而送之辛巳堅入鄴宮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來降附閱其名籍凡得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德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

赦天下與之更始釋梁琛之囚除中書著作郎聞悅綰之忠
恨不及見拜其子爲郎中暉稱孟高艾朗之忠于堅堅命厚
加歛葬亦拜其子爲郎中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
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
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
中女妓三十人猛固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絲竹之賞山
甫翼周實受牡闕之錫卿今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
其敬受之無違朕命堅賞潞川之功賜楊安爵博平縣侯鄧
羌爲使持節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賜爵眞定郡侯
邑三千方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
史鎮薊賜爵襄城郡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京兆韋鍾

爲魏郡太守彭豹爲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桑農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利于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慕容暉及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表留梁琛爲主簿領記室督他日猛與僚屬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温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爲國臣敢問爲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堅自鄴如枋頭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羣臣宴諸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甲寅還

長安封慕容暉爲新興侯慕容評爲給事中皇甫眞爲奉車
都尉李洪爲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爲尙書封衡裕之子也爲
尙書郎慕容德爲張掖太守燕國平獻爲宣威將軍悉羅騰
爲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是歲省雍州南秦州刺史仇池
公楊世卒子纂自立始與秦絕

建元七年春正月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太子及公侯卿
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碩學
耆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爲禮記祭酒居于東庠祥爲儀禮祭
酒處于西亭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晉叛臣袁瑾朱
輔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求救于堅堅以瑾爲
揚州刺史輔爲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王鑒前將軍張蚝率

步騎二萬救之温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擊鑿
蚝于石橋鑿蚝敗績失馬五百匹退屯慎城丁亥堅徙關東
豪傑及諸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
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
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二月以魏郡太守韋鍾
爲青州刺史中壘將軍梁成爲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爲
并州刺史武衛將軍王鑿爲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爲徐州
刺史太尉司馬皇甫覆爲荊州刺史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爲
涼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擢之子也爲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縣
侯雅爲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吏部尙書
楊安爲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復置雍州治

蒲阪以長樂公丕爲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又以關
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
授訖言臺除正三月後將軍金城俱難攻晉蘭陵太守張閔
子于桃山桓溫遣兵來救不克而還楊世弟楊統驍武得眾
心起兵武都與楊纂爭分堅遣秦州牧西縣侯雅梁州刺史
楊安益州刺史王統并州刺史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
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宜益夏四月雅等次
鷲峽仇池公楊纂帥眾五萬來拒晉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
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戰于峽中爲雅所敗死者什
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走雅遂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
之眾來降纂將碩密亦來降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

其縛送之長安堅以王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先是王猛破張天錫于枹罕獲其將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堅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遣據帥其甲士送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閻負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于劉石者惟審于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于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旣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

謝罪稱藩堅卽署天錫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督護西平公
夏五月吐谷渾王辟奚葉延之子也聞楊纂降大懼遣使獻馬千

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辟奚爲安遠將軍潞川侯秋七月
七日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已由來格模故喬公一言魏
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于童稚每思其殷
勤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行在所八月以光祿勳李
儼爲河州刺史鎮武始九月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于
上邽復以其子辯爲河州刺史冬十月堅如鄴狩于西山親
馳射獸遊獵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

孝武好畋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盤于
遊畋以玷聖德今久獵不歸若禍起須臾變生不測者其如
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
于王洛信吾過也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
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因賜洛帛百疋拜官箴左右自是
遂不復獵十一月堅聞桓溫廢海西公謂羣臣曰溫前敗灞
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
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悅將何以自容于四海
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母其桓溫之謂矣車騎大將軍
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
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

復桓昭之有管樂立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于求
才逸于得士旣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
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
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
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
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十二
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
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于度堅山司繁帥眾
三萬來拒至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
于統其眾聞妻子已降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堅
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乞伏吐雷爲勇士

護軍撫其部眾是歲唐水汎溢高岸崩頽安嶮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

春秋卷第三十六終

水民益其賦而受納賦之不

前秦錄五

春秋卷第三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堅中

建元八年春二月以清河房曠爲尙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

河崔逞燕國韓胤爲尙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鶩之子也爲著

作佐郎郝晷爲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冠軍將軍

慕容垂言于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汚聖朝

願陛下爲燕戮之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三月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以禮送

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復

魏晉士籍使役有常其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自永嘉之

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乃親臨太學考學生經
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
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三等百僚之秩以次降
之是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恆星皆見又有赤星見
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于堅曰于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
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謀戒嚴夏五月以高平徐攀爲琅邪
太守攀統之少子以舊恩拔之也六月癸酉冀州牧王猛入
爲丞相中書監尙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
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爲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
將軍冀州牧融將發堅祖于灞東奏樂賦詩秋八月丞相王
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傅之

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文武兩寄巨細
並關以伊呂蕭曹之賢尙不能兼況臣猛之無似乎章三四
上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
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旣爲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于
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
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國富
兵強戰無不克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
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
賈販于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車頻秦書作
兩邊種槐下
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堅救太子宏及長樂
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

以尙書郎房默河間相申紹爲治中別駕清河崔宏爲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爲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導以寬和融雅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爲濟北太守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復遣燕尙書郎高泰往事遂得釋

詳具泰傳

冬十一月都督北藩諸軍事鎮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

建元九年春三月魏昭成帝復使燕鳳來聘夏四月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或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猛言于堅曰尾箕燕之分野東井秦之分野今彗星起尾箕而掃東井害深禍大十年之後燕

當滅秦二十年之後燕當爲代所滅慕容暉父子兄弟亡虜也我之仇讐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除渠帥以宐皇秦若旦誅鮮卑不父滅彗星者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暉爲尙書垂爲京兆尹沖爲平陽太守陽平公融聞之上疏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然後獲之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來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終不可養狼子野心星變如此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居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尙能極言況于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

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
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
混六合爲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天道助
順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秋八月
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
敗績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磬險

水經注云亮以容裘谷嶮固難

拔保而居之

九月安遂進寇漢川冬十月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

書監朱彤帥步騎二萬爲前鋒出漢川寇蜀前禁將軍毛當
鷹揚將軍徐成帥步騎三萬出劍門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
帥巴獠萬眾來拒戰于青谷亮兵敗績奔固西城彤乘勝拔
漢中徐成攻劍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

尉梓潼太守周彪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趨

江陵朱彤邀而獲之彪遂降安十一月安克梓潼晉荊州刺

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

一作瑗

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

死引兵而退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彤等于縣

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遂

陷梁益二州于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來歸附堅以楊安

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

漢中姚萇爲宣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堅欲以周彪爲尙書郎彪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

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足爲榮況

郎官乎遂不仕自是每人見或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堅不

悅後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家元會與此何如彪攘
袂厲聲曰戎狄聚集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擬天朝羣臣以
彪不遜屢請誅之堅待之彌厚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毛
虎生率其子梓潼太守來伐至巴西糧盡退屯巴東是歲鮮
卑勃寒寇掠隴右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
鎮勇士川

建元十年春三月侍中太尉建宣烈公李威卒夏四月堅下
書曰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爲唇齒之勢特進鎮軍
將軍護羌校尉鄧羌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五月蜀人張
育楊光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晉益州刺史竺瑶威遠將軍
桓石虔帥眾三萬攻墊江宣州刺史姚萇帥兵拒之敗績退

屯五城瑤與石虔移屯巴東張育自號蜀王遣使稱藩于晉
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六月育改元
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相攻鄧羌與楊安等
襲擊育敗之育與楊光退屯緜竹八月鄧羌敗晉師于涪西
九月楊安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
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緜竹皆斬之益州遂平羌勒銘于岷山
而還冬十一月羌至自成都堅引見勞之增邑三千戶十二
月有人入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
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略陽趙整
固請誅鮮卑堅不聽

建元十一年春正月長安大風宮中樹悉拔遣使巡行四方

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以

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歡

一作觀又作勸見前燕傳

爲國子祭酒堅雅

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歡也終于太子少傅夏五月清河武侯王猛寢疾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岳諸神無不周備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已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欸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猶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兢兢業業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省

疾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
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讐終爲人患宜漸
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比殮堅三臨哭之甚慟
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何奪我景略之速也
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贈侍中丞相餘如故諡武侯朝禁巷哭
三日冬十月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
觀于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
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尊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
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
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合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
音句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

詣博士授經尙書郎王佩讀讖殺之學讖者遂絕又置左右
鎮郎及拂蓋郎是年長安樵人于城內見金鼎走白豎豎遣
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又有射師經嵩山望見
松上有一隻白鳥似鵠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四五丈許
上樹取鳥鳥欲飛蛇張口噙之鳥不得去續紛一獐頃射師
發弓射三矢蛇落鳥得去去樹百餘步山邊整理羽毛須臾
雲雷電發射師懼不得旋踵見向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
如相援如此數陣雲息電滅射師得免鳥亦飛去

建元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初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
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池養之食之以粟後死藏其骨
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

不遇隕命秦庭卽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二月下詔曰朕聞王者勞于求賢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嘗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鬢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動今天下旣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三月遣兵攻南鄉拔之山蠻三萬戶來降夏四月下詔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河西遣尙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親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士各有差是時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虓曰戎狄

以來未之有也堅又遣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

刺史王統帥三州之眾爲萇等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涼

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軍士縛負殊射殺之遣

龍驤將軍馬建帥眾二萬出拒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

自青石一作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一作濟于河會城陷之甲申苟萇

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宿城宿一作縮又陷之馬建懼自

楊非一作川退還清塞天錫遣征東常據率眾三萬助馬建軍

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涼州諸將勸據迎擊

以挫其鋒據畏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軍五萬進次金昌城

萇熙聞天錫來逼攻建益急建帥萬人來降遂進攻據辛卯

戰于洪池據敗伏劍自殺癸巳萇軍進入清塞乘高列陳天

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與萇等戰于赤岸充哲大敗俘
斬三萬八千級天錫懼奔還姑臧致牋請降甲午萇至姑臧
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長
安郡縣悉降涼州平九月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
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
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餘皆安堵如故遣使者以安車徵
處士郭瑀定禮儀會瑀父喪而止姑臧太守辛章遣書生三
百人就受業焉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宜鄉二百戶號歸義侯
拜比部尙書萇等將征天錫先爲築第于長安至則居之以
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爲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
膺爲燉煌太守張烈爲尙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

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敘梁熙清儉愛民
河右安之又以天錫武威太守燉煌索泮爲別駕宋皓爲主
簿西平郭護起兵來攻熙以皓爲折衝將軍討平之冬十月
劉衛辰爲魏昭成帝所逼遣使求救堅遣安北將軍幽州刺
史行唐公洛爲北討大都督帥幽冀

一作州

兵十萬擊魏又遣

後將軍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尙書趙遷御史中丞
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
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劉衛辰爲鄉導洛菁
之弟也初苟萇伐涼州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
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
水失期于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

漲此乃甚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
命暉等廻赴北軍擊代以自贖眾咸以爲萬里召將非所應
速堅曰暉等喜于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
遂及東軍十一月昭成帝使白部獨孤部來禦洛兵皆不勝
復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昭
成帝之甥也洛等與庫仁戰于石子嶺庫仁大敗奔遁弱水
洛等逐之勢甚窮迫昭成帝時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
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復芻牧復渡漠南洛兵
稍退乃還十二月還至漢中帝病益篤繼嗣未定世子獻明
帝諱早卒太祖諱珪獻明帝子尙幼諸子每夜執兵警衛以備秦兵
其族子斤說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

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將發耳實君信之
旬有二日遂殺諸弟而弑帝國中大亂時太祖母賀氏以太
祖走依賀訥是夜部人來告李柔張蚝勒兵趨之部眾逃潰
遂平代地洛等振旅而還堅以帝庶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
使人太學讀書堅召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
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太祖
于長安鳳以其幼弱固請于堅曰代王初薨臣子亡叛遺孫
幼冲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
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
有深讐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長乃引而立之是陛下施大
惠于亡國使其子于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

策也堅從之鳳尋辭堅東還堅下詔曰張天錫藉祖父之資承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據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于是加行唐公洛征北將軍

以鄧羌爲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

晉載記曰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

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珪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以翼珪執父不孝遷之于蜀散其部落于漢鄯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僚領押謀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租稅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往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

人壽考漠北嚼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健不能答又問卿種
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
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
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對 初堅旣克涼州議

討西障氏羌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一不能爲中國大患
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中將軍張
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張曷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曷飛忿
其恃嶮不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
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
餘落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州劉庫仁招
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太祖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
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
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恥在庫仁之下

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建元十三年春初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王

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僕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

渠引瀆以溉岡

一作鳥

鹵之田及是而成民賴其利以涼州新

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弟力田爵二級孤寡

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高句驪新羅西南

夷皆遣使入朝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堅言石氏宮室器

玩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領尙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

金銀頗極精巧太史奏有星見于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

中國得之者昌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國有釋道安
神清氣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並遣求之習鑿齒以腳疾廢
于里巷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
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
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蓋刺其蹇也俄以疾歸襄陽
是年晉郎中張禕使堅立在階下以手障額看堅堅問曰視
天子不過被被交領也卿何慢朕答曰臣在南中聞長安氏爲天
子謂陛下頤上有角堅大笑

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
尙書令長樂公丕武威將軍苟萇尙書司馬慕容暉帥步騎
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眾爲前鋒屯騎校

尉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

垂揚武將軍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

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勁卒四萬出武當繼進大會漢陽

秦書

作襄陽夏四月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朱序監沔中

諸軍鎮襄陽以固北鄙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既而石

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

秦書作遊馬以渡

序惶駭固守中城越攻陷

外郭獲船百萬艘以濟餘軍丕帥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

越毛當以眾五萬屯江陵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

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

于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及丕至攻西北隅果潰眾便移固

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爲夫人城晉車騎將軍桓

冲擁眾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強不敢進保據上明不欲急
攻襄陽苟萇諫曰吾眾十倍于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
民內于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
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不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
裔與丕會襄陽堅又遣別將寇彭城晉以將軍毛穆之假節
監江北諸軍事鎮廣陵秋七月兗州刺史楊武將軍彭超

越之

弟也遣使上言于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

請帥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爲征南某劫
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
後將軍俱難帥右將軍毛當後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陵江

邵保

羌之從弟也

等步騎七萬寇淮陰

一作陽

盱眙八月彭超寇彭

城梁州刺史韋鐘寇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右將軍毛
虎生帥眾五萬鎮姑孰以禦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九月
梁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繪賜諸
國王于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冬十月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
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常慕
漢文帝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
前王彷彿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遣之示無欲也
羣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于是獻詩者四百餘人堅與
羣臣飲酒于釣臺以秘書監朱彤爲酒正堅曰今日之飲酒
當令人以極醉爲限秘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作酒德之
歌以諫之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

已十一月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也卽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久淹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其功成贖罪因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時周虓密與桓沖書言秦陰事又逃奔漢中爲追騎所獲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赦而不問是歲天鼓鳴

建元十五年春正月丕等得詔惶恐眾咸疑懼莫知所爲征

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
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
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
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丕乃命諸軍併力促圍
攻之堅欲自率眾助丕詔陽平公融將關東六州之眾會于
壽春梁統統一作熙率河西之兵爲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
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
未有動天下之眾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也統亦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
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
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鑿輅遠幸沮澤乎昔漢

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帥親執枹

鼓蒙矢石也堅乃止晉以桓沖爲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

六郡諸軍事自京口遷鎮姑孰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

史桓伊率眾向壽陽冠軍將軍南郡相淮南太守劉波

一作江夏

相劉

帥眾八千汎舟沔泗乘虛致討以救襄陽又遣毛穆之

游軍沔中波畏丕兵不敢進朱序出戰丕等屢敗序自恃連

勝又以引退稍遠疑未能來不爲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

護密遣其子送款于丕約爲內應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

襄陽執朱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尙書以李伯護

爲不忠斬之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臧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

乃詣平原公暉自首堅喜而不問以爲尙書將軍慕容越拔

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送至長安堅欲官之穆稱疾篤固辭
不受以中壘將軍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荆
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仗給
之并選其才望禮而臣之以前將軍張蚝爲并州刺史晉充
州刺史謝玄帥眾萬餘救彭城遣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
何謙軍于泗口一作泗欲遣間使報龍驤將軍戴遂令知救至
其道無由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以趨彭城玄遣之爲秦
所獲乃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
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圍彭城
置輜重于留城謝玄乃揚聲遣何謙等帥眾萬餘向留城超
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戴遂帥眾

隨謙奔立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襲守之南攻盱眙俱
難既陷淮陰留鄧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三月癸未晉右將
軍毛武生帥眾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
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進次巴西堅遣南巴校尉
姜宇將軍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拒之武生等爲紹所敗俘
斬七千餘人武生退屯巴東蜀人李焉一作烏聚眾二萬圍成
都以應武生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夏四月戊申韋鍾
攻梁州魏興太守吉挹遣眾拒之斬七百餘級鍾帥眾欲趨
襄陽挹又要擊之斬五千餘級鍾怒廻軍圍挹挹又屢挫其
銳其後堅軍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垂欲陷引刀欲自殺其友
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

逼奪其刀會鍾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堅歎曰周孟威不
屈于前丁彥遠潔己于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
臣也遂寇蜀漢進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
並委城奔潰毛當王顯帥眾二萬自襄陽而東會俱難彭超
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陷盱眙執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
璪之一作藻遂圍幽州刺史田浴于三阿眾共六萬去廣陵百

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晉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
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遊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
宣城內史邱準帥眾四萬次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
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潰散玄帥眾
三萬次白馬塘俱難遣將軍都顏帥騎逆玄戰于塘西大敗

斬顏六月丙子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大敗退保盱
眙戊子玄進次石梁帥眾五萬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
淮陰何謙解田洛圍進次白馬又與難等合戰邵保戰死難
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于君川難超復
大敗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
李都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又破其運艦難超相率北
走僅以身免俱難歸罪彭超斬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秋七
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乃自殺難削爵爲庶人堅賞堂邑之
功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
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是歲

大饑

建元十六年春正月堅復以北海公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
二月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
秘書監朱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
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
始立學舍教人戰鬥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夫養將之
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樨習以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析施
規矩任知進退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廼更使
受教于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
惟陛下圖之堅乃止三月堅以行唐公洛爲散騎常侍使持
節都督益益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
校尉鎮成都使自伊關趨襄陽泝漢而上洛雄勇多力而猛

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嘗爲邊牧自以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于眾曰孤于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既投之于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沈孤于漢水耳不宜束手受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於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

一作顏

曰逆取順守湯

武是也因禍爲福桓文是也主上雖不爲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控弦之士不減十萬奈何束手就縛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呼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于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百官以平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之謀主分遣使者徵兵于鮮卑烏

桓高句麗百濟及新一作薛

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

止平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南出中山常山陽平
公必郊迎于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眾以圖秦雍
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指麾定矣洛從之夏四月洛帥
眾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于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
讓洛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
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窄不足容
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
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左將軍竇衝及步兵校尉呂光帥
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將冀州兵三萬爲前
鋒以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授之節度使屯騎校尉石越

帥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浮海四百餘里襲和龍北海公重亦悉薊成之眾與洛會屯中山有眾十萬五月衝等與洛戰于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及其將蘭殊送長安呂光追斬重于幽州石越襲和龍斬平規及其黨與百餘人幽州悉平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于涼州之西海郡六月徵陽平公融爲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領宗正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關東地廣人殷且諸羌種類繁滋思所以鎮靜之秋七月引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盾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于諸君

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長樂公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

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膺丕之九嶮氏

會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午膺之妻父也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

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爲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

幹爲參軍事申紹爲別駕堅送丕于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

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

之象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

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河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

郡之平城中書令梁讜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

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

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本苻氏婚姻氏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獻爲安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阪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冬十月以左禁將軍楊璧爲秦州刺史尙書趙遷爲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爲宜州刺史十二月以左將軍都貴爲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鎮許昌是歲高密內史毛瓌之等二百餘人歸附于晉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太極前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又使熊逸造金銀細

鎧金爲縑以縹之尙書金部郎中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
茨周卑宮室故能致治和平慶垂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
及孫此萬古所以傳載也願陛下則采椽之不斲鄙瓊室而
不居敷純風于天下流休範于無窮賤金玉貴五穀勤恤民
隱勸課農桑損無用之器棄難得之物敦至道以厲薄俗修
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旣登告成東
岳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曰非卿
之忠何由聞朕過乎悉命去之以元略爲諫議大夫是年有
人持一銅斛于市賣之其形正員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
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同黃鍾可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
問道安安曰此王莽時物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卽眞

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大小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堅乃敕學士內外有疑皆師于安故時人爲之諺曰學不師安義不申難

建元十七年春二月鄯善王及車師前部王皆來朝堅引見于太極前殿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康居于寅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是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爲之題目謂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關額北夷爲匡腳南蠻爲臙蹠方以類名也其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徹樂減膳出宮女以迎和氣秋八月收起居注及

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荀太后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
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著作郎董

裴

一作斐

雖更書時事然十不得一冬十一月荊州刺史都貴

一作郝貴
又作梁成

遣襄陽太守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帥眾二

萬入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晉車騎將軍桓沖遣
南平太守桓石虔與弟衛軍參軍桓石民竟陵太守郭銓等

水陸二萬拒之相持月餘十二月甲辰石虔設計夜渡潞水

既濟振等始覺襲擊之戰于潞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

乘勝進攻癸亥遂拔管城斬振及仲大小將帥二十九人送

于京師俘虜萬七千馬數百匹牛羊千頭裝鎧三百領貴以

輕騎走保襄陽堅遣左將軍竇衝率眾攻平陽太守張元熙

于皇天塢河南太守楊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
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于洛陽

秦州刺史文泰討管州神賊又中大小深峭二十六人
州刺史文泰討管州神賊又中大小深峭二十六人
州刺史文泰討管州神賊又中大小深峭二十六人
州刺史文泰討管州神賊又中大小深峭二十六人
州刺史文泰討管州神賊又中大小深峭二十六人
州刺史文泰討管州神賊又中大小深峭二十六人
州刺史文泰討管州神賊又中大小深峭二十六人
州刺史文泰討管州神賊又中大小深峭二十六人
州刺史文泰討管州神賊又中大小深峭二十六人
州刺史文泰討管州神賊又中大小深峭二十六人

前秦錄六

春秋卷第三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堅下

建元十八年春正月饗羣臣于前殿奏樂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曰名不虛得因擢爲上第三月大司農東海公陽王猛子員外散騎侍郎皮尙書郎周彪謀反事覺收下廷尉堅問其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臣亦爲父復仇耳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

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
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彪曰昔
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彪世荷晉
恩豈敢忘之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皆赦不誅徙陽
于涼州之高昌郡皮彪于朔方之北彪加考楚不食而卒歛
已經旬堅復剖棺臨視彪屍倏忽迴眸鬢髮張裂睛瞳明亮
顧迴盼堅堅覩而喜乃厚加贈賻三月徙銅駝銅馬飛廉翁
仲于長安是月大風吹壞長安西門拔宮中大樹倒根于上
夏四月以王皮兄扶風太守王永爲幽州刺史陽平公融以
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不許乃以融爲
司徒固辭不受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卽位新平王彫陳
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言于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
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九州此卽三祖陛
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
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
京師三秦大戶置之邊地以應圖讖之言王猛以爲左道勸
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
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言此里
應出古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
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子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
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蓋是乎願

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耕地
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皇后三爲三
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
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
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
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
祿大夫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持
節爲使者發幽州并冀民撲除之秋八月以樂安男朗爲使
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
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
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攻晉九月車師前部王

彌賓鄯善王休密馱入朝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賓等觀其
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
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賓等請曰大宛諸國雖
暹貢獻然誠節未純乞依漢法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
爲鄉導于是遣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
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將
車師前部王總兵十萬鐵騎七千西伐龜茲及焉耆諸國陽
平公融切諫曰西域荒遠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役漢
武征之得不補失今虛耗中國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
過舉臣竊惜之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
奴旣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

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晉桓沖使揚威將軍孫綽擊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遂焚燒河北田稻掠襄陽百姓六百餘戶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來伐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歸于晉冬十月堅臨太極殿引羣臣會議曰自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舖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計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于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啟顙軍門若迷而弗悟

必走死江海猛將追之卽可賜命南巢返中州士民使復其
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于中壇受萬歲于中
岳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尙書左僕
射權翼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
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
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有大惡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君
臣輯睦上下同心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
未可圖也堅默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
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臨六師問罪衡越誠合
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犯
之必有天殃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

在于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二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易可知者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澤被全吳孫皓因三世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今以吾之眾族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眾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深願陛下且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言利害庭議者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于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議之堅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羣議紛紜

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晉有三難歲星在牛斗
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
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心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
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
當誰與言之今強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
暗弱乘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賊
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今勞師大
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羯布滿畿甸舊人族類徙斥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
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
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將有

不測之變生于腹心肘腋後雖悔之不可及也臣智識愚淺
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不記其臨
終之言乎于是朝臣進諫者眾堅南遊灞上從容謂羣臣曰
軒轅大聖人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
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
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臣責攸歸豈敢優遊卒
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
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而朝廷
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昔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
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
進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

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將軍京兆尹慕容垂言于堅曰弱吞于強小併于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夫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叢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眾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眾之言豈有混一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疋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復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今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

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爲魏
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變耳堅素重沙門道
安羣臣謂道安曰主上將有事于東南公何不乘間爲蒼生
致一言也十一月堅出遊東苑與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
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
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
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
神栖無爲端拱而化自足比隆堯舜何爲勞身于馳騎倦口
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卑氣癘舜禹
遊而不返秦皇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

百越且陽平公懿戚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並謂不可猶尙見拒貧道淺陋言必不允旣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興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爲窮兵極武安曰若鑿駕必欲親動亦不須遠涉江淮止宜駐蹕洛陽枕戈蓄銳遣使者奉尺書于前諸將總六師于後彼必稽首入陳如其不庭伐之未晚堅不納堅所幸張夫人又切諫亦不納融與尙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

諫前後數十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亦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十二月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能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歲乃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荳上田畝收百石下田五十石是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于日災在秦分識者以爲秦亡之象

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呂光發兵長安堅餞之于建章宮謂光

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
威尊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宣西將軍車師前部王
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益州
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來貢獻其方物自建元十七年四
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彗星掃東
井上林竹死洛陽地陷災異屢見堅甚惡之夏五月晉車騎
將軍桓沖帥眾十萬來伐遂攻襄陽分遣前將軍劉波冠軍
將軍桓石虔振威將軍桓石民攻河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
攻蜀拔五城執僞將軍魏光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參軍
劉襲攻武當龍驤將軍宣城內史胡彬攻下蔡廣陵相劉牢

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六月冲別將攻萬茂筑陽拔之堅大
怒遣子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及冠軍將軍慕容垂左衛將軍
毛當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刺史揚武將軍張崇救武
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
桓冲退屯河南秋七月郭銓及桓石虔敗張崇于鄆城一作武當
俘掠二千戶使劉牢之守鄆城桓石民與隨郡太守夏侯澄

之破慕容垂姜成等于漳水叡遣慕容垂及驍騎將軍石越
爲前鋒進臨沔水垂越夜命軍士人持十拒火繫炬于樹枝
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堅
下詔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帥犬羊屢寇王境朕將
親巡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

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體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
戒嚴速修戎備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丁門在灼然
者爲崇文義從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
者皆拜羽林郎又下書期克捷之日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
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
第以待之良家子弟至者三萬餘戶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
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
萇及良家子弟勸之陽平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
讐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
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
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將何

及堅不聽是時晉新除振武將軍丁穆因堅傾國南寇潛與關中士人唱義謀襲長安事洩被殺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氏其後周氏得至建康詣闕上之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督驃騎將軍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衛軍將軍梁成平南將軍慕容暉冠軍將軍慕容垂驍騎將軍石越韋鍾等帥步騎二十五萬號稱三十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眾號百萬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河潁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遂寇

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兵勢

既盛京師震懼冬十月融等攻壽春

一作壽陽

癸酉克之執平虜

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融以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遂攻陷項城殺晉將軍王太邱晉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春聞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堅衛將軍梁成與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等頻敗王師晉遣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與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刺史謝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桓伊輔國將軍謝琰龍驤將軍檀立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水陸七萬相繼來拒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

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獲之送于融融乃馳使
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恐其逃逸宜速進眾軍掎擒賊帥堅大
悅恐石等遁去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赴融于
壽春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遣尙書
朱序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
百萬之眾悉到莫可與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
前鋒則彼已奪氣可得志也石聞堅至壽春甚懼欲不戰以
老其師會聞序言謝琰力勸從之十一月謝玄遣龍驤將軍
廣陵相劉牢之帥勁卒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列
陳以待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前渡水臨陣擊成大
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融步騎崩潰

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牢之縱兵追擊生執梁他王
顯梁悌慕容屈氏等盡收其器械軍實于是謝石等諸軍水
陸繼進堅與融登壽春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將士精銳
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
謂弱也憊然始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入寇以威儀鼓
吹求助于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所見若有力焉時驃
騎將軍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立謝珍勒卒數萬陳以待之
蚝乃退逼淮水而陳晉兵不得渡立遣使謂融曰君遠涉吾
境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
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諸將皆曰
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

使之半渡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軍亂奔退制之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以精卒八千涉渡肥水擊之仍進決戰于淮水南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軍遂大敗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堅眾奔潰自相蹈籍死者相枕蔽野塞路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眾棄甲宵遁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堅等小卻朱序在陣後唱云秦兵敗矣眾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奔歸于晉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計復取壽春執淮南太守郭襲桓石民部將曼

謙攻弘農降其東中郎將慕容襲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
橦技以充太樂堅爲流失所中單騎遁還淮北征虜司馬毛
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堅時饑甚民有進壺
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賜帛十疋
綿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
覩也耳所聞也今陛下厭苦安不自取危困蒙塵之難豈自
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心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
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哉弗顧而去堅大慚顧謂夫人張氏
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
也潸然流涕初諺云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城爲六軍聲
鎮堅不從故致于敗先是有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

溫弟豁名其子曰石虔石民冀邀其功堅果爲謝石等所破
諸軍悉潰惟冠軍將軍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
騎赴之垂子寶及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
初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邯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
侯澄之攻成斬之暉棄眾遁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眾十
餘萬百官威儀軍容麤備未及關而垂有二志說堅請巡撫
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
爲變悔之遣驍騎將軍石越帥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
帥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將軍平武侯毛當戍
洛陽十二月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陽平公融
而後入告罪于太廟大赦殊死已卜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

農存恤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諡曰哀公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一作自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遂進攻龜茲堅子長樂公丕先在鄴聞慕容垂將至謀襲擊之侍郎姜讓諫止乃館垂于鄴西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丕遣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眾以叛豫州牧平原公暉遣鎮軍將軍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

建元二十年春正月乙酉朔長樂公丕大會羣臣請慕容垂于農不得農乃亡奔列人招集羣盜眾至數萬丕遣驍騎將軍石越討之爲農所敗越死之晉鷹揚將軍劉牢之攻拔譙城桓沖遣上庸太守郭寶攻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廣威

將軍楊佺期進據城固擊梁州刺史潘猛猛拒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眾悉降壬子慕容垂攻鄴拔其外郭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降于垂二月垂引丁零烏丸之眾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三月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浟爲堅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諸馬牧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强永一作張永率騎五千擊之爲浟所敗浟眾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不從卿言使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服

近逼今暉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眾布于畿甸實社稷之先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牧鎮蒲阪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尙書事配兵五萬以左軍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泓弟燕故中山王慕容沖時爲平陽太守據河東以叛有眾二萬進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時堅從叔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從弟高城男紹在其國從子高邑侯亮從弟重合侯謨守常山從叔固安侯鑒守中山慕容垂遣前將軍慕容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垂遣撫軍將軍慕容麟益兵助之慕容泓聞叡兵且至懼帥眾將奔關東

獻勇猛輕敵不恤士卒欲馳兵擊泓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于人彼自知困窮致死于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獻弗從戰于華澤獻兵敗績爲泓所殺萇遣龍驤將軍趙都參軍姜辦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諡獻愍公萇懼奔渭北馬牧以叛左軍將軍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奔泓泓眾至十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兵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乘輿返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

公輕憇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
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
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
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如此垂爲長蛇于關東
泓沖稱兵內侮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
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
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
自三豎所爲非卿之過復其爵位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
泓沖及垂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罪暉密遣使謂泓曰
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
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燕之罪人也

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
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
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于是進向長安改元
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五月晉竟陵太守趙統攻襄陽
荊州刺史都貴奔魯陽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叛歸于晉
左軍將軍竇衝入寇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
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眾寡力弱告急于豫州刺
史朱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眾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勳散走
六月堅帥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軍于趙氏塢使護軍將
軍楊璧等游騎二千斷其奔路右軍將軍徐成左軍將軍竇
衝鎮軍將軍毛盛斷其水運之路成等屢戰敗之馮翊游欽

因淮南之敗聚眾數千保據潁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
護軍楊璧盡獲之萇眾渴甚遣弟鎮北將軍尹買帥勁卒二
萬決堰竄衝帥眾敗其軍于鶴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
萇眾危懼人有渴死者會天大雨于萇營營中三尺繞營百
步之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亦佑賊乎
何故降澤于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勒
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
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將軍姚緒守楊渠川大
營率眾七萬來攻堅遣楊璧等擊之軍敗楊璧毛盛徐成及
前軍齊午等將吏數十人爲萇所獲萇皆禮而遣還秋七月
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

將軍王虬帥蜀漢之眾三萬北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帥而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尙書事配兵五萬拒沖以少子河間公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沖乃令婦人各將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彩衣執持長槩于陣後督厲其眾晨攻暉營于鄆西暉出拒戰兵刃交接昌言班隊何在于是奔競而進皆毀囊揚塵埃霧連天莫測多少暉師大敗堅又以尙書姜宇爲前將軍與琳率眾三萬擊沖于灞上爲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三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

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
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
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
植桐竹數千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凰之至沖小字鳳凰至
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時晉梁州刺史楊亮帥眾五萬來
伐遣巴西太守費統將水陸三萬爲前鋒亮屯巴郡益州刺
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晉荊州刺史桓石民據魯陽
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冠軍將軍謝玄豫州刺史桓石
虔等帥眾來伐玄至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
鋒張願追遷及于刀山轉戰而遁玄進據彭城時驍騎將軍
呂光討平西域還上疏曰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侯

王之命入其國城天驥龍麟腰裏丹髦萬計盈廐雖伯樂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九月謝玄使龍驤將軍彭城內史劉牢之攻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鄆城奔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于河南斬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進據鄆城討誅未服河南城堡皆附于晉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亦還走牢之進平太山追釗于鄆城釗走河北張遇被執歸之彭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羊耳

何爲苦來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旣厄奴苦復欲取爾相代耳
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沖使者稱有詔古人交兵使在其間
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于卿恩分何
如而于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今
孤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
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往之施獨美于前
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冬
十月謝玄遣陰陵一作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向廣固攻青州刺
史朗軍至琅邪朗降于玄長樂公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
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具知西問知叡等
喪敗長安危逼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做遙相首尾丕乃

遣宦者宄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國北引重合侯謨高邑侯亮阜城侯定于常山固安侯鑒中山太守王兗于中山以爲己援慕容垂遣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興戰于襄國南大破之興走至廣阿爲垂所執光祚聞之循山走歸鄴丕又遣光祚及參軍封孚西引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以自救蚝騰以眾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于寮佐楊鷹請自歸晉丕猶未許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等據碣磔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肱一作雄渡河北立營丕遣將軍柔據屯黎陽拒之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遣從弟就與參軍

焦逵及其弟龍請救于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
援軍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
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并遺玄以青銅鏡黃金婉轉繩
等以爲之信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
阻絕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而
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旣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
兩端事必無成今日之殆疾于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
正書爲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
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宜濟爲功況君
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于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
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

逵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于晉堅遣鴻臚郝稚
徵處士王嘉于倒獸山嘉有異術能知未然人咸神之姚萇
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嘉入長安眾聞之以爲堅有
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氏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
每日召嘉與道安于外殿動靜咨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
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
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
臣私第堅許之暉出王嘉曰權蘆作遽蔭不成文章會天大
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明
日大雨乃不果往暉初遣諸弟起兵于外堅防守甚嚴謀應
之而無因時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有千餘人慕容紹之兄

肅與暉謀密結鮮卑之眾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
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
于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
軍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
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召暉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
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旣得出門大眾便集暉不
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忽起此意暉飾詞以對肅曰
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
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十二月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旣
至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丕欸誠并述楊
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眾二萬救鄴丕告饑玄

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丕復答書于玄曰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疋以酬厚意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

建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堅朝饗羣臣時長安太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號稱尊于阿房改元更始甲寅堅與冲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堅兵大敗遂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綬尙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于是與毛萇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潰堅乃得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壬午冲遣尙書令高蓋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軍將軍竇

衝前禁將軍李辨等擊破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
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于成二壁大破之
斬首三萬級三月癸未堅與沖戰于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
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沖所掩乃擊金以止軍引還
乙酉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丕爲益州刺史守
成都己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依其兄秦州刺史王統蜀人
隨之者三萬餘人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咸陽徐義宦人
孟豐詣長樂公丕告楊膺姜讓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
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平原公暉屢爲沖所敗堅讓之曰汝
吾之才子也擁大眾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三月暉
憤恚自殺前禁將軍李辨都水使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

守召集西州人屯韭園堅召之不至沖攻高陽公方于驪山
方逆戰不利死之執尙書韋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守使招
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族望今乃
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于世乎謙以告鍾鍾慙
恚自殺謙奔于晉堅聞方死哭之慟謚曰愍公堅左將軍苟
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沖以慕容永爲右僕
射兼征西將軍與池戰于驪山池敗被殺石子奔鄴堅大怒
復遣領軍將軍楊定帥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破之俘
掠鮮卑萬餘人而還堅怒悉坑之又敗沖右僕射慕容永于
灞澹之間定佛奴之孫堅之婿驍將也勇果善戰沖深憚之
乃納永計遂穿馬埒以自固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慕容

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垂復自新城北遁

詳具慕容

垂

是時鄴中饑甚垂帥鄴中之眾就晉穀于枋頭牢之進屯

鄴城垂軍士饑疫死亡相繼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
謠曰幽州缺不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
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將
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
守馮苗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
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于君父盡心焉
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二哉輔大悅于是憑城固守萇爲土
山地道輔亦爲之萇眾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
之引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餘其後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

使人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耶卿但率城中之
眾還長安吾止欲得此城置鎮耳輔以爲然帥男女萬五千
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時有羣鳥數萬翔鳴于長安
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鬪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五
月慕容沖帥眾攻長安堅身貫甲胄躬自督戰拒之飛矢滿
身流血被體城陷奔遁沖兵追之堅馳驅馬墮而落澗追兵
幾及計無由出馬卽踣澗側垂鞍與堅不能及馬又蹠而
受焉堅援之得登岸西走廬江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
道路斷絕千里無烟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趙敖
爲統主相與結盟遣兵負糧冒難助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
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

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爲國
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入虎口何益
汝曹三輔人爲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冲欲放火
以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之意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
恐無益于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猛士如
虎豹利兵如霜雪而衄一作困于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乎宜

善思之眾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靈單
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乃遣騎七百赴之而冲營縱火者
反爲風焰所燒其得免者什有一二堅身痛之身爲設祭而
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歆戲流涕
悲不自勝眾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堅以

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
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眾眾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
二六月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
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求不見人跡長安城中有書
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
久長得堅大信之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脫如謠言天
或導予出外今留汝兼總戎政善守城池勿與賊爭利吾當
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于是遣衛將軍
楊定擊沖于城西爲沖所擒堅彌懼遂付宏以後事帥騎數
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幼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
期以孟冬救長安堅過襲韭園前禁將軍李辨奔燕都水使

者彭和正慙自殺六月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
妻宗室男女西奔下辦百僚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
奔後秦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
未亂關中土燃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
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
謠曰欲得必存當舉烟關中又爲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

歲南行當復

一作避

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于關

東果歲在癸未秋七月堅至五將山姚萇遣驍騎將軍吳忠
帥騎圍之堅眾奔散獨侍御十數人在側神色自若坐而待
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于別室太
子宏至下辦南秦州刺史楊壁拒之壁妻堅之女順陽公主

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強熙假道歸晉詔處之江
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安爲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
叛爲劉裕所誅八月萇使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應歷數可
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
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
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
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
何擬之古人堅見緯狀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魁偉異
常驚而問曰卿于朕朝所作何官緯曰尙書令史堅歎曰卿
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
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

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
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軍皆爲之哀慟萇欲匿
殺之名諡曰莊烈天王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曰河水清
復清苻堅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
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
淮間一作江
河邊又有謠曰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

也田升卑也言滅秦者鮮卑也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
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于新平佛寺卒如謠言及丕稱號
僞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堅旣被殺後寺主摩沙蘭常夢堅
曰可爲吾作宮旣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
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新平寺爲苻家廟遂無復

災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

祿平特為持奉感德無財

日曰為吉引為難而持本古外寒我效計歸必春常見列

日曰為吉引為難而持本古外寒我效計歸必春常見列

日曰為吉引為難而持本古外寒我效計歸必春常見列

日曰為吉引為難而持本古外寒我效計歸必春常見列

日曰為吉引為難而持本古外寒我效計歸必春常見列

日曰為吉引為難而持本古外寒我效計歸必春常見列

日曰為吉引為難而持本古外寒我效計歸必春常見列

日曰為吉引為難而持本古外寒我效計歸必春常見列

日曰為吉引為難而持本古外寒我效計歸必春常見列

春秋卷第三十八終

比其獸人益羅千祿平特為持奉感德無財